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〇四四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太平廣記(二) 宋李昉等奉敕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六至
五十一

詳校官中書_臣潘有為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_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_臣任兆炯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六

定數一

寶誌

史溥

耿詢

尉遲敬德

魏徵

婁師德

王顯

張寶藏

授判冥人官

王無尋

宇文融

路敬潛

甘子布

李迴秀

狄仁傑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六

崔元綜

蘇味道

盧崇道

劉仁軌

任之選

寶誌

梁簡文之生誌公謂武帝此子與冤家同年生其年侯

景生於雁門亂梁誅蕭氏畧盡

<sub>出朝野
余載</sub>

史溥

陳霸先未貴時有直閭吏史溥夢有人朱衣執玉簡自

天而降簡上金字書曰陳氏五世三十四年及後主降

隋史溥尚在出獨異志

耿詢

隋大業中耿詢造渾儀成進之帝召太史令袁充少府監何稠等檢驗三辰度數晝夜不轉毫釐不差帝甚嘉之賜物一百段欲用爲太史令詢聞之笑曰詢故未得此官六十四五所不論耳然得太史令即命終後宇文化及篡逆詢爲太史令詢知化及不識謀欲歸唐事覺被害時年六十五觀詢之藝能數術蓋亦張衡郭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六

二

流出大業拾遺

尉遲敬德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爲業所居抵官庫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求不見至鐵冶處有煅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煅鍊之次書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遲公問曰何故曰某貧困足下富貴欲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公怒

曰某打鐵人安有富貴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憫但賜

一帖他日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乙

五百貫具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持去尉遲公與其

徒拊掌大笑以爲妄也書生既得帖却至庫中復見金

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高處遣書生取錢止

於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請歸鄉里敕賜錢并

一庫物未曾開者遂得此錢閱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

忽於梁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六

三

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遣之仍以庫物分

惠故舊出逸史

魏徵

唐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窓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人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徵怪之問焉具

以實對乃歎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

出朝野
僉載

婁師德

唐婁師德為揚州江都尉馮元常亦為尉共見張罔藏罔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錢多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即敗後馮為浚儀尉多肆慘虐巡察以為彊奏授雲陽尉又緣取錢事雪以為清彊監察婁竟不敢取一錢位至台輔家極貧匱馮位至尚書左丞後得罪賜自盡婁至納言卒

出朝野
僉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六

四

王顯

唐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禪為戲將帽為歡帝微時常戲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

卒

出朝野
僉載

張寶藏

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長常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時太宗苦病痢疾衆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時寶藏曾因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葦莢方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六

五

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葦莢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復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出獨
異志

授判冥人官

唐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留淳

風宿太宗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斃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即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即觀玄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問之選司奏奉進止與此官上亦不記旁人悉聞方知官皆由天也

野食載

出朝

王無尋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六

六

唐王無尋好博戲善鷹鷂文武聖皇帝微時與無尋蒲戲爭彩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尋藏匿不出帝令給使將一鷄子於市賣之索錢二十千尋不之知也酬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尋也遂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而賞之令於春明門待諸州庸車三日並與之尋坐三日屬漏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復賞頻請五品帝曰非不與卿惜卿不勝也固請乃許之其夜遂卒

出朝野食載

宇文融

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乎永徽中盧齊卿卒亡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為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為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數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而拜宰相果百日而罷

出嘉話錄

路敬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六

七

懷州錄事參軍路敬潛遭基連輝事於新開推鞠免死配流後訴雪授睦州遂安縣令前邑宰皆卒於官潛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開之難早已無身今得縣令豈非命乎遂至州去縣水路數百里上寢堂西間有三殯坑皆埋舊縣令潛命坊夫填之有梟鳴於屏風又鳴於承塵上並不以為事每與妻對食有鼠數十頭或黃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驅之則抱杖而叫自餘妖怪不可具言至一考滿一無損失選授衛令除衛州司馬人為郎中位至中書舍人

出朝野食載

甘子布

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七十爲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驢輦強至獄下天恩加兩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鄉里親戚來賀衣冠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帖然而終

出朝野
僉載

李迴秀

李迴秀爲兵部尚書有疾朝士問之秀曰僕自知當得侍中有命固不憂也朝士退未出巷而薨有司奏有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六

贈侍中

出定
命錄

狄仁傑

唐狄仁傑之貶也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縣令霍獻可追逐當日出界狄公甚銜之及回爲宰相霍已爲郎中狄欲中傷之而未果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後則天又問之狄公卒對無以應命唯記得霍獻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後狄公謂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薦公乃知命也豈由於人耶

出定
命錄

崔元綜

崔元綜則天朝爲宰相令史奚三兒云公從今六十日內當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從此後發初更作官職後還於舊處坐壽將百歲終以餒死經六十日果得罪流於南海之南經數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會赦得歸乘船渡海遇浪漂沒同船人並死崔公獨抱一板隨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叢葦中板上一長釘刺脊上深入數寸其釘板壓之在泥水中晝夜忍痛呻吟而已忽遇一船人來此渚中聞其呻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與踏血拔釘良久乃活問其姓名云是舊宰相衆人哀之濟以糧食隨路求乞於船上卧見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時令史喚與語又濟以糧食得至京師六年之後收錄乃還選曹以舊相奏上則天令超資與官及過謝之日引於殿庭對崔公著碧則天見而識之問得何官具以狀對乃詔吏部令與赤尉及引謝之日又敕與御史自御史得郎官累遷至中書侍郎九十九矣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六

九

子姪並死唯獨一身病臥在牀顧令奴婢取飯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動崔公既不能責罰奴婢皆不受處分乃感憤不食數日而死矣

出定命錄

蘇味道

蘇味道三度合得三品並辭之則天問其故對曰臣自知不合得三品則天遣行步視之曰卿實道今得三品十三年中書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其後出爲眉州刺史改爲益州長史敕賜紫綬至州日夜紫畢其夜暴卒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六

十

出定命錄

盧崇道

唐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婿中書令崔湜反羽林郎將張仙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南經年無日不悲號兩目皆腫不勝悽戀遂並逃歸崇道至都宅藏隱爲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內給使來取克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別取一崔家女去入內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紉捉軟杖各決一百俱至喪命

出朝野僉載

劉仁軌

唐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船極多除名爲民遂遼東効力遇病臥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仍惡罵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預汝事不肯去須臾城頭放箭正中而死微此兵仁軌幾爲流矢所中

出朝野僉載

任之選

唐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後說爲中書令之選竟不及第來謁張公公遺絹一束以充糧用之選將歸至舍不經一兩日疾大作將絹市藥絹盡疾自損非但此度餘處亦然何薄命之甚也

出朝野僉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六

十一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七

定數二

田預

王峻

高智周

王儼

裴仙先

張文瓘

裴嘉祚

齊幹

張守珪

裴有敬

王超

張齊丘

馮七言事

桓臣範

張嘉貞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七

僧金師

田預

唐奉御田預自云少時見奚三兒患氣疾寢食不安田乃請與診候出一飲子方劑愈三兒大悅云公既與某盡心治病某亦當與公盡心以定貴賤可住宿既至曉命紙錄一生官祿至第四政云作橋陵丞時未有此官田詰之對云但至時自有此官出又云當二十四年任奉御及大帝崩田果任橋陵丞後為奉御二十四年而

改出定
命錄

王峻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七

所以折除今折欲盡至某時當得上後驗如其言

出定
命錄

高智周

高智周義興人也少與安陸郝處俊廣陵來濟富陽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仲覽宣城人而家於廣陵破產以待此四人其相遇甚厚嘗夜臥因各言其志處俊先曰願秉衡軸一日足矣智周來濟願亦當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樞軸或不可冀願且為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素重四人嘗引相工視之皆言貴極

報宗子既知故受害無難色

出紀聞

裴伯先

工部尚書裴伯先年十七為太僕寺丞伯父相國災遇害伯先廢為民遷嶺外伯先素剛痛伯父無罪乃於朝廷封事請見面陳得失天后大怒召見盛氣以待之謂伯先曰汝伯父反干國之憲自貽伊戚爾欲何言伯先對曰臣今請為陛下計安敢訴冤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婦先帝棄世陛下臨朝為婦道者理當委任大臣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七

四

出御史臺記

王儼

唐太子通事舍人王儼曰人遭遇皆繫之命緣業先定吉凶乃來豈必誠慎昔天后誅戮皇宗宗子繫大理當死宗子歎曰既不免刑焉用汚刀鋸夜中以衣領自縊死曉而蘇遂言笑飲食不異在家數日被戮神色不變初蘇言曰始死冥官怒之曰爾合戮死何為自來速還受刑宗子問故官示以冥簿及前世殺人令償對乃畢

保其宗社東宮年長復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令先帝登遐未幾遽自封崇私室立諸武為王誅斥李宗自稱皇帝海內憤惋蒼生失望臣伯父至忠於李氏反誣其罪戮及子孫陛下為計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復立李家社稷迎太子東宮陛下高枕諸武獲全如不納臣言天下一動大勢去矣產祿之誠可不懼哉臣今為陛下用臣言未晚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發此言命牽出伯先猶反顧曰陛下採臣言實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

集朝臣於朝堂杖酋先至百長隸攘州酋先解衣受杖
笞至十而酋先死數至九十八而蘇更二笞而畢酋先
瘡甚臥驢輿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數歲娶流人盧
氏生男愿盧氏卒酋先攜愿潛歸鄉歲餘事發又杖一
百徙北庭貨殖五年致資財數千萬酋先賢相之姪往
來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護府城下有夷落萬帳
則降胡也其可汗禮酋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
甚贈酋先黃金馬牛羊甚衆酋先因而致門下食客常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七

五

數千人自北庭至東京累道致客以取東京息耗朝廷
動靜數日酋先必知之時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封事
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
在外者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為逆出
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識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
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為禍深焉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
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啓予心即拜考功員外
郎仍知制誥敕賜朱紱女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敕

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賜墨敕與牧守有流放
者殺之敕既下酋先知之會賓客計議皆勸酋先入胡
酋先從之日晚舍於城外因裝時有鐵騎果殺二人勇
而有力以罪流酋先善待之及行使將馬裝橐駝八十
頭盡金帛賓客家僮從之者三百餘人甲兵備曳犀超
乘者半有千里足馬二酋先與妻乘之裝畢遽發料天
曉人覺之已入虜境矣既而迷失道遲明唯進一舍乃
馳既明候者言酋先走都護令八百騎追之妻父可汗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七

六

又令五百騎追焉誠追者曰舍酋先與妻同行者盡殺
之貨財為賞追者及酋先於塞酋先勒兵與戰麾下皆
殊死日昏二將戰死殺追騎八百人而酋先敗縛酋先
及妻於橐駝將至都護所既至械繫牢中具以狀聞待
報而使至召流人數百皆害之酋先以未報故免天
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
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為酷暴其輒
殺流人使並所在鐫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

諸流人未死或他事繫者兼家口放還由是佑先得免
乃歸鄉里及唐室再造宥裴炎贈以益州大都督求其
後佑先乃出焉授詹事丞歲中四遷遂至秦州都督再
節制桂廣一任幽州帥四為執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
原京兆尹大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有聲績號
曰唐臣後為工部尚書東京留守薨壽八十六

出紀
開

張文瓘

張文瓘少時曾有人相云當為相然不得堂飯食喫及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七

七

在此位每昇堂欲食即腹脹痛霍亂每日唯喫一椀漿

水粥後數年因犯堂食一頓其夜便卒

出定
命錄

袁嘉祚

袁嘉祚為滑州別駕在任得清狀出接蕭岑二相自言
二相叱之曰知公好蹤跡何乃躁求袁慚退因於路旁
樹下休息有二黃衣人見而笑之袁問何笑二人曰非
笑公笑彼二相耳三數月間並家破公當斷其罪耳袁
驚而問之忽而不見數日敕除袁刑部郎中經旬月二

相被收果為袁公所斷

出定
命錄

齊澣

東京玩敲師與侍郎齊澣遊往齊自吏部侍郎而貶端
州高安縣尉僧云從今十年當却迴亦有權要後如期
入為陳留採訪使師嘗云侍郎前身曾經打殺兩人今
被謫罪所以十年左降

出定
命錄

張守珪

張守珪曾有人錄其官祿十八政皆如其言及任括州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七

八

刺史疾甚猶謂人曰某當為涼州都督必應未死既而

腦發瘍瘡甚乃曰某兄弟皆有此瘡而死必是死後贈

涼府都督遂與官吏設酒而別并作遺書病五六日卒

後果贈涼府都督

出定
命錄

裴有敬

唐杭州刺史裴有敬疾甚令錢唐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
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禳之耳崔夫人曰禳須何
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

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敝更取二姬榮言信矣出朝野僉載

王超

王超者嘗為汜水縣令嚴損之曰公從此為京官訖即為河北二太守後果入為著作郎出為真定太守又改為京城守超又謂汜水令嚴迴云公宜修福嚴不信果被人訴解官除名配流而身亡也出定命錄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七

九

張齊丘

張齊丘妻懷妊過期數月不產謂是病方欲合藥療之吳郡尼寶珠見之曰慎勿服藥後必生一衛佐既而果生男齊丘貴後恩勅令與一子奉御官齊丘奏云兩姪早孤願與姪帝嘉之令別與兩姪六品已下官齊丘之子仍與東宮衛佐年始十歲出定命錄

馮七言事

陳留郡有馮七者能飲酒每飲五斗言事無不中者無

何語郡佐云城中有白氣郡守當死太守裴郭復聞而召問馮七云其氣未全急應至半年已來裴公即經營求改改後韋恒為太守未到而卒人問得應否曰未尋又張利貞主郡卒於城中杜華嘗見陳留僧法晃云開封縣令沈庠合改畿令十五日作御史中丞華信之又遇馮七問焉馮七云沈君不踰十日皆不之信經數日沈公以病告杜華省之沈云但苦頭痛忍不堪數日而

卒

出定命錄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七

十

桓臣範

汝州刺史桓臣範自說前任刺史入考行至常州有豎生者善占事三日飲之以酒醉至四日乃將拌米并火炷來豎生以口銜火炷忽以伸言其時有東京緱氏莊奴婢初到桓問以莊上有事豎生云此莊姓盧不姓桓見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兩貫錢見一婢復云此婢即打頭破血流桓問今去改得何官豎生曰東北千里外作刺史須慎馬厄及行至揚府其奴果偷兩千而

去至徐州界其婢與夫相打頭破血流至東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馬厄及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針針訖其腫轉劇連膝焮痛遂請告經一百日停官其針人乃姓馬被上佐械繫責之言馬厄者即此人也歸至東都於伊闕住其緱氏莊賣與盧從愿方知諸事無不應者桓公自此信命不復營求

出定命錄

張嘉貞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七

十二

張嘉貞未遇方貧困時曾於城東路見一老人賣卜嘉貞訪焉老人乃黏紙兩卷具錄官祿從始至末仍封令勿開每官滿即開看之果皆相當後至宰相某州刺史及定州刺史病重將死乃云吾猶有一卷官祿未開豈能即死今既困矣試令開視乃一卷內並書空字張果卒也

出定命錄

僧金師

睢陽有新羅僧號金師謂錄事參軍房琯云太守裴寬

當改琯問何時曰明日日午勅書必至當與公相見於郡西南角琯專候之午前有驛使而封牒到不是琯以為謬也至午又一驛使送牒來云裴公改為安陸別駕房遽命駕迎僧身又自去果於郡西南角相遇裴召問之僧云官雖改其服不改然公甥姪各當分散及後敕至除別駕紫紱猶存甥姪之徒各分散矣

出定命錄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七

十三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八

定數三

韋氏

張嘉福

宋憚

房瑄

孫生

張嘉貞

杜暹

鄭虔

崔圓

韋氏

唐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畧盡綱子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八

嬰孩亦捏殺之諸枉濫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韋之

罪疎族何辜亦如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

無賴者枉殺死生命也

出朝野
僉載

張嘉福

唐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州

武陟驛有敕所至處斬之尋有敕放使人馬上昏睡遲

行一驛比至已斬訖命非天乎天非命乎

出朝野
僉載

宋憚

明皇在府之日與絳州刺史宋宣遠兄憚有舊及登極

之後常憶之欲用為官憚自知命薄乃隱匿外州緣親

老歸侍至定鼎門外逢一近臣其人入奏云適見宋憚

上喜遂召入經十數年每欲與官即自知無祿奏云若

與憚官是速微命後因國子監丞杜幼奇除左贊善大

夫詔令隨例與一五品官遂除右贊善大夫至夜卒

出定

命錄

房瑄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百四十八

開元中房瑄之宰盧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來房瑄

虚心禮敬因與攜手閒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遇

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

深數尺得一餅餅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

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為僧時永公即房之前身

也和璞謂房曰君歿之時必因食魚鱸既歿之後當以

梓木為棺然不得歿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玄壇

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閩州寄居州之紫極宮

卧疾數日使君忽具鱠邀房於郡齋房亦欣然命駕食竟而歸暴卒州主命攢殯於宮中棺得梓木為之

出明皇雜錄

錄

孫生

開元末杭州有孫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時房琯為司戶崔渙自萬年縣尉貶桐廬丞孫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輔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合為杭州刺史某雖不見亦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八

三

輔齋冊書自蜀往靈武授肅宗崔後果為杭州刺史下車訪孫生即已亡旬日矣署其子為牙將以粟帛賑卹

其家

出明皇雜錄

張嘉貞

開元中上急於為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其直宿者訪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即令召入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記得風標為當時重臣姓張而重名今為北方侯伯

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

齊丘今為朔方節度上即令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

於御前援筆而成上甚稱其敏捷典麗因促命寫詔敕

抗歸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且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

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太原節

度張嘉貞別命草詔上謂抗曰維朕志先定可以言命

矣適朕因閱近日大臣章疏首舉一通乃嘉貞表也因

此洒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啓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八

四

復歎用捨如有人主張

出明皇雜錄

杜暹

杜暹幼時曾自蒲津濟河河流湍急時入舟者衆舟人

已解纜岸上有一老人呼杜秀才可暫下其言極苦暹

不得已往見與語久之船人待暹不至棄襍於岸便發

暹與老人交言未盡顧視船去意甚恨恨是日風急浪

麤忽見水中有數十手攀船沒徒侶皆死唯暹獲存老

人謂暹曰子卿業貴極故來相救言終不見暹後累遷